

红云町咖啡屋 事件簿

①

拂菥之雨



【日】吉永南央／著

星野空／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红云町咖啡屋 事件簿

①

拂萩之雨

〔日〕吉永南央／著

星野空／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拂萩之雨 / [日]吉永南央著 ; 星野空译 . - 北京 : 化学工业出版社 , 2016.7

(红云町咖啡屋事件簿)

ISBN 978-7-122-22302-9

I. ① 拂… II. ①吉… ②星… III. ①中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0675 号

HAGI WO YURASU AME Koun-cho Kohiya Koyomi 1 by YOSHINAGA Nao

Copyright © 2008 by YOSHINAGA Na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YOSHINAGA Na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PR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日本文艺春秋社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4-1578

责任编辑: 李 壬 李岩松

装帧设计: 蚂蚁王国

责任校对: 宋 玮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装: 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 $\frac{1}{2}$ 字数 140 千字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 (传真: 010-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CONTENTS

红云町的阿草
／ 1

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 65

0 与 1 之间
／ 105

坏男人
／ 141

拂菻之雨
／ 183



红云町的阿草



1

这一日的雪起时分。

“后天就是春天了。”

巨大的观音像自丘陵之上俯瞰城镇，杉浦草站在环抱高尔夫球场与驾校的宽广河滩上，低声给自己鼓劲。白雾自鼻尖升起。

说是春天，也只是在日历上迎来立春而已。刚才去参拜的小祠堂仍有降霜，草鞋踏在土地上，霜柱便刷刷作响。算起来已有七十六的阿草瘦削的身子被冻得发疼。

即使如此，身穿朴素条纹和服的阿草仍然朝着东方泛白的天空挺直了腰，眺望着延绵至关东平野重重山峦的天空。今天早上看不见远处的雪山是否飘雪。她从颈窝处的发髻中抽出玳瑁色的发拢，一边轻轻梳理白发，一边倾听着河流声。

枯草另一头的河面上鸭群的声音与奔驰在对岸国道上的卡车声混杂在一起。

望着耸立在国道深处的银色新市政办公厅与昭和初期完成的大观音像隔着一条河相对峙，阿草再次感到所谓的二十一世纪真是可笑。

曾经，二十一世纪被认为是此生不可见的遥远未来。或许正因为此，以前的人们便隐约将其想象成不着边际的科幻电影中那样的世界——人类移居宇宙、机器人在空中飞行的世界。但是，真到了二十一世纪却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在探查行星以及互联网运用的同时，武士电影与节分撒豆^①也都健在。

阿草拉着挂在颈上的绳子从怀中取出手机，戴上同样悬于脖子上的老花眼镜看了看时间。这部第二代的手机按键比起第一代要来得容易，虽然是自己在六十岁都不敢穿戴的红色，但因为是手机就不介意了，还会觉得紧闭的胸中有了活力。

对着观音合掌礼拜后，阿草拿起倚靠在身旁岩石上的男用黑色长柄伞，沿着来时路往回走。这把行走时总会携带的伞，避雨遮阳自不用说，还能当拐杖。不，对于脚步健朗的阿草而言，它与其说是拐杖，还不如说是给步伐打拍子的指挥棒。

①节分撒豆：节分是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天。日本有立春前一天撒豆子驱鬼的习俗。



在路上捡到的空罐头与塑料瓶在腰间的篮子里轻轻跃动。

在河堤上，与只要不下雨便总会遇到、带着柴犬的药店主人打了招呼，走下黄色腊梅尤为鲜艳的田边道路，她稍稍加快了脚步。还有一处每天早上工作前会去的地方——像是被遗留在新住宅区的三岔口的地藏菩萨那里——今天会耽搁少许时间。她要把昨晚做好的新头巾与围兜给他戴上。阿草想到地藏酷似自己那三岁夭折的儿子睡颜的圆脸，脚步迈得更快了些。

上午十点。阿草打开“小藏屋”的玻璃门，确认出入口处的小木牌翻在了“提供咖啡”的一面。恰逢这天第一位顾客——身穿西装、从印有公司名字的白色面包车上下车的中年男人，说了“欢迎光临”之后，便把他请入了咖啡香满溢的温暖店内。在清晨还能看见的蓝天此刻已布满了云。

小藏屋是一间有着古朴民家^①风的店，高高的天花板、粗粗的横梁以及灰泥涂抹的白色令人印象深刻，它出售日式餐具与咖啡豆，并因提供咖啡的试饮，即一杯免费咖啡的服务而获得好评。店的里屋便是阿草的住处。小藏屋位于河滩与观音像同在的丘陵中间地区，红云町。

起初，小藏屋是阿草的祖父在明治末期开的日用杂货店，

①民家：老式的日式房屋。

自那以后，阿草的父母一代也把它经营成出售自家田里采摘的蔬菜、调味料、卫生纸、长靴、粗点心等万般俱备的乡下杂货店而延续下来。从陈列商品的土间一眼便可望见茶室，不管是不是有东西要买都会来喝杯茶的客人络绎不绝，非常热闹。

阿草二十九岁离婚后回老家操持家业，母亲、父亲相继过世后又过了很久，她买下了县北旧民家的旧建材，将小藏屋翻修成现在的样子，并开始全新的生意。那是她六十五岁时的事，是迫于市内接连开设的大型日用杂货店的竞争而下的一大决心。在有着宽广停车场、商品种类丰富且廉价的大店面前，小藏屋唯有日渐消亡。既然如此，她的财产在将来又没有可托付之人，那么在人生的最后，她想为拥有出售喜欢的咖啡与日式餐具小店的梦想拼一次。阿草就是这么想的。虽然也有人在背后议论“小藏屋的阿草那把年纪想做什么”，但仰仗着给日常生活增添趣味的小物热潮与日式风的卷土重来，小藏屋成为了集聚市内市外客人的人气店。

“欢迎光临。今天很冷呢。”

捧着纸板箱从里屋出现的店员森野久实向坐在吧台边的中年男人打招呼，一整条的吧台桌面乌黑发亮。

从入口进门就是试饮角，除了正面的吧台外，只有一张很大的椭圆桌子，二十人左右便会满座。右面是收银台，在那后面则是咖啡豆的专柜，往右朝里是日式餐具的柜台。



“咖啡，快些。”

久实因为客人傲慢的态度而瞪圆了眼，她刷地走近正在关门的阿草，嘀咕了句“最近这种人很多呢。反正什么也不会买”便消失在日式餐具的柜台。二十七岁的久实结实而强壮，据说做学生时曾是滑雪选手，在东京任职的公司破产后她回到了故乡，来小藏屋已有三年多，天生的体力充沛与乐观帮了阿草不少，繁忙时期店里还靠她体育比赛时的人脉招募兼职店员。

“今天是小藏屋特色综合咖啡。请。”

倒咖啡是阿草的职责。

阿草穿上与和服颜色相称的烹饪服站到了吧台，她身后固定在墙上的架子上摆着成排的试饮用的器皿（咖啡杯、宽口杯，甚至还有荞麦猪口^①），各式各样。从阿草年轻时搜罗的，到出售中的推荐品都有。

阿草从中为今天第一个客人选了萩^②的年轻艺术家做的咖啡杯。有着像是三角尺般的把手的雪白容器映衬着咖啡。这是刚入冬时她去京都、萩、唐津采购时遇到的一款。男顾客或许是对手指无法通过把手感到不安，他用手裹着杯子将之

① 荞麦猪口：猪口是一种日式的圆口小容器，荞麦猪口一般用来盛放荞麦面蘸的面露。

② 萩：萩市是日本山口县北部的城市，面向日本海。

送到嘴边。

正如久实所说，或许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只是来试饮咖啡的客人多了。

对阿草而言，只要能来光临她便十分欢迎，但总有客人在有人等空位时还要续杯坐很久。于是她在吧台一角竖了块小木牌，上面写着“试饮一人仅限一杯”。虽然她并不想写什么注意事项，但这项服务本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试饮，所以也是无奈之举。

虽然久实提出索性弄成一枚 100 日元硬币的有偿咖啡，但这也不行。像这种可有可无的店，重要的就是要让人们闲暇时会忽然想来逛逛。

阿草认为，母亲的那间茶室，正是与身为教师女儿、原本不擅揽客的她相符的勤恳营销。而咖啡的试饮服务正是仿效于此，她无法轻易改为收费。

阿草稍稍开大了收音机的音量，背靠着蓝色印花的坐垫坐到了木椅上。若顾客不对她说话，她很少会主动搭话。她打开放在吧台内侧、从顾客方向无法看到的笔记本电脑，阅读客户的邮件。电脑是以前请大学生当了一年左右的家庭教师学会的，话虽如此，与手机除了通话以外便基本不懂一样，也就是会使用必要功能的程度。

“多少钱？”

转眼就喝完咖啡的男客人站起身，发出让阿草耳朵绷紧



的声音。看起来他真的很急。

“免费的，不收钱。”

“哈？意思是白送？”

阿草点了点头，手指向吧台角落的木牌。客人用手背蹭了蹭泛着油光的额头，瞪大了眼。“哎——”客人的声音顿滞在距离阿草不远的空间里，阿草感到这个男人第一次露出了应有的表情。

“承蒙款待。”

留下因咖啡而温暖的声音，身穿西装的中年人缩着脖子往寒风中而去。

“谢～谢。”

“谢”的部分有一个音轻快地拉高，阿草说着独特的“谢～谢”目送他的背影离开。

正如地方 FM 广播台的天气预报所说，开店还不到一小时便下起了雪。从结着白霜的玻璃窗缝隙中可以一窥如铺上薄薄丝棉的屋顶。

虽说是平日的白天，本也会有主妇们来喝上一杯。可或许是下雪的缘故，店里客人很少，喝着咖啡聊得热火朝天的只有吧台旁的二人组。

“讨厌，雪积起来了呢。”

个子高的女人把脸从窗外转向身边的女人。

“会高兴的只有小孩子。在这种下不彻底的雪里玩后，

洗衣服的时候全是泥，烦死了。”

回答的女人体态颇为丰满，声音很响亮。

阿草并没有刻意去听二人的谈话，她在吧台的内侧，用淡红色的木棉布包好涂着红漆的圆形容器，里面装着早上做好的散寿司。而另一个相同的容器则准备了蓝色印花的布。

这两人是这个时间段的稀客。高个儿的那位是在居酒屋工作的单身母亲，未婚却育有一子，另一位则是先生女儿再生儿子的梦想破灭后，生了四个儿子的全职主妇。她们都住在几年前就在红云町建起的公寓里。这些并不是阿草有意打听的，毕竟这位全职主妇的声音响亮得堪比歌剧演员。

单身母亲揉着脑袋说：“小孩子的恢复能力就是好。晚上烧到快三十九度，第二天就若无其事地去上学了。说是要排练音乐会，叫他别去都不听。”

一瞬间，阿草的胸口仿似针灸般刺痛。那是怀抱着滚烫如火的儿子奔往医院的记忆。哪怕经过几十年，对这样的话题都做不到置若罔闻——阿草想着，正用蓝印花布打包的双手总算没有停下。

“昨晚拓君发烧了？”

或许是因为空调太热，全职主妇一只手扯着橙色套头毛衣的领口，另一只手抓着身前的毛衣摇晃。

“不，是之前下雪的晚上。”

“什么呀，那不是一星期前了嘛。那么，就得请假了。”



单身母亲点了点头，双手贴在惨白的素颜上摩挲。染得深浅不一的长发扎成一束，发尖开叉得很厉害。

阿草蹲下身，从下方的橱柜里拿出两个小纸袋，把放在电脑旁的伊予柑^❶放了进去。阿草时常会送些吃的给附近独居的两位友人，一位是因为脑梗后遗症导致身体左半边有些行动不方便的由纪乃，另一位是把小藏屋第二停车场出借给自己的幸子。刚才她们收到会送散寿司去让她们不用做午饭的联络时也很高兴。

“虽然我打算不睡觉照料他，但还是不小心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是会这样的。”

“不过，被隔壁总会有那个声响弄醒了。那一晚算是帮了大忙。”

“啊，是了是了我想起来了。咕咚、咕咚，那个下雪的晚上更厉害了。果然还是夫妻吵架吧？最近他们好像把妈妈接过来了。”

“是吗？就在隔壁我怎么没见过？是先生的妈妈，还是妻子的？”

“不清楚。但是从那以后一〇二室就安静了。不过我是觉得就这么咣当咣当倒也好，四个小魔王跑来跑去时我也不

❶伊予柑：一种日本的柑橘。

用顾虑下面了。”

单身母亲扑哧笑了。公共住宅真是不方便呢，阿草想着看了看手边的电波钟，很快就要正午了。

“不过这个周末就是天堂了哦。儿子们要去老公的老家住一晚，因为要参加滑雪班。这期间我就能一个人悠闲自在。这样我就想请他们安静些了。”

“说得真是任性呢。”

链条的声音在面前的道路上驰过。久实在收银台擦拭后面架子上放咖啡豆的盒子。她歇下手中的活儿转过身：“阿草夫人，我去送吧。而且车上还套着防滑链。”

虽说就在附近，但一个老人提着东西在下雪路上行走还是令人担心。

阿草把吧台的小窗打开一条细缝。雪的势头依旧没变。

“要不就拜托你吧。”

久实在冬天不知往返了多少次滑雪场，很擅长在雪路上开车。

“谢谢你，久实，要当心啊。”

目送两位客人留下空杯子后撑起伞，又看着久实勇敢地乘上帕杰罗，被雪封锁的小藏屋里，响起了从收音机传出的正午报时。

这一次，阿草完全打开了吧台的小窗。涌入的空气虽然阴冷潮湿，却很新鲜。丘陵上的观音像仿佛溶化在被雪染白



的天空中。坐在吧台的女人们要返回的公寓就在那边，看起来就像是竖立在地上的板状巧克力。

“品质生活红云”公寓建成于三年前。原本是一家名为“银扇”的老字号酒家的经营者所居住的宅邸，店铺萧条后被出售，由一家从公寓的建造到销售、管理一手包办的中型建筑公司买下后直到现在。

自从几年前这片土地被出售，邻近的农田上便开始陆续建起了住屋以及公寓，如今红云町的居民有一半是从别处搬来的。随之而来的，是路边的垃圾日渐增多，闯空门、乱涂鸦等案件也有所增加。虽然朋友幸子经常会说，过去在路边遇到的人都是认识的，那种日子让人很安心，但阿草的内心却认为现在也不坏。

乡下的狭隘拘束，其中一点便是由于牵扯在密布于众多熟人之间、如锁链铸成的蜘蛛网里，哪怕想要有一丁点的新事物或是变化，为了解开锁链沉重的束缚，都需要花上更多的力气。阿草结婚、离婚、翻新小藏屋的时候，有人哭泣，有人愤怒，有人嘲笑，也有人求卜问卦，还招来了一群既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的人。从不曾期待这些，自然不会觉得感激。随着城镇发展，世代交替，人与人的交情变得淡薄，但对阿草而言却觉得刚刚好。

大雪不停，客人也稀稀拉拉，下午便这般度过。连到了傍晚就会来的那群如白头翁般叽喳热闹的高中生也几乎都过

门而不入。

即使如此，还是有几人总是会来坐一会儿。

“小优，今天真的让我住你家啦。”

“好啊，我给妈妈发邮件。就说‘灵能者多花梨要来住’。”

“谢啦。”

就快打烊的小藏屋里，还有两个女高中生并肩坐在桌前，她们正在表演一边聊天一边用手机收发邮件的高难度技巧。被称为小优的女孩看起来就像是优等生，她的手机是淡粉色。身边的灵能者多花梨有着又大又圆的眼睛，手机上莫名地挂着许多个护身符锦囊。或许正确说法是在一堆护身符锦囊下挂着手机。从她的外号来看，她应该是颇有灵性的吧。令人感觉有些怪怪的孩子。

这般大的女生之间的对话，就像是五颜六色的水果糖一般，令人愉快，还有些令人怀念。虽然她们的用词与语气跟阿草少女时代的全然不同，但酸酸甜甜的香气很相似。阿草在吧台擦拭着咖啡杯，饶有兴致地听着。

久实正在对面的收银台对账。

“小优，还没跟你说过吧，实际上，上星期的下雪夜里，在我从7-11回去的路上……”

“不会吧，你又看到了？”

似乎正在展开看到幽灵的话题。“真的看到了。”灵能者多花梨的声音很冷静，而小优则缩着身子，双手捂脸，情